

## 孫中山禮遇飛南第

「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民族危亡，誰主沉浮？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的孫文，在香山翠亨村誕生。孫文又名中山，幼名帝象，號日新，十二歲時自澳門踏上前往檀香山的輪船，「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宏圖大志，非同尋常，國家振興，點燃希望。

一八九二年秋，孫中山自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後到澳門行醫，兼任鏡湖醫院醫生，開創鏡湖醫院西醫之先河。兩年前，他已在澳門報刊發表《致鄭藻如書》，並與鄭觀應等維新人士商討「改革明政」，與前輩共尋救國之策。回到澳門後，孫中山協助在香港讀書時認識的葡萄牙友人飛南第創辦《鏡海叢報》中文版，宣傳民主思想，壯大革命聲勢。雖然在澳行醫一年便被當局以不具有葡

萄牙醫學院學歷為名禁止懸壺，但這反倒促使他回到廣州後更加專心致志、全心全意投入民主革命，以更好、更有效的方式濟世。在澳期間，孫中山與曾經幫助他申請行醫執照的飛南第等人結下了更為深厚的友誼。一八九五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變裝裹傷繞道澳門」，潛往飛南第處，再由他護送到香港，脫離險境，繼續革命生涯。

孫中山革命成功，離不開億萬中國人民的艱苦奮鬥，離不開千萬仁人志士的流血犧牲，也離不開眾多海內外華僑和友人的傾力支持。一九一二年元旦，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最後一次在澳門握手道別，距今已經十八年」的飛南第特意致函：「懷着最大的喜悅，為您的勝利以及榮任中華民國總統致以最衷心的祝賀」，「期望自己尚可盡點綿力為您效勞」，「希望我們的老交情重新開始；葡萄牙和中國這兩個親密的友邦，亦將在一年半載之後成為兩個共和國！

那真是好極了」。同年五月，對澳門念念不忘的孫中山故地重遊，在盧廉若公園接見澳門官紳，以示謝意，並再次與飛南第會晤，歡敘舊情。一九二一年就任非常大總統後，他曾擬聘飛南第為顧問，飛南第以年事已高婉辭。如斯友誼，人間難得。「十年身事各如萍，白首相逢淚滿襟」，君子之交，患難相見，無分民族，不論信仰，只有閃閃發亮的人性光輝和樸素深厚的人文關懷。這是澳門最動人美麗的遇見，也是世間最值得歌頌傳揚的故事。

孫中山一生從事革命工作，歷經艱險，正是因為在五湖四海有無數這樣的遇見，才化險為夷、化危為安，取得最後成功。澳門也很幸運，遇見了少年孫中山、青年孫中山和晚年孫中山，遇見了很多愛國愛民、探索民族復興之路的革命家、思想家，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之一。而眾多的幸運遇見、眾多的動聽故事，又成就了澳門的光輝歲月 and 厚重歷史。

在澳門，西方遇見了中國，中國遇見了西方。澳門本身，就是西方與中國遇見的一個縮影，清晰勾勒出中國近代化艱難進程中的輪廓。其間，多少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都與澳門產生了關聯，別有淵源；其間，有衝突和包容、有鬥爭和妥協、有光榮與屈辱、有歡樂與悲哀，更有百折不撓的民族精神和閃爍世間的人性光輝。

所有這一切，又使澳門與祖國血脈相連、命運與共，使澳門與世界息息相關、同頻共振，鑄就了澳門古今同在、中西並舉的歷史文化底蘊，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交流互鑒經驗，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社會環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話語體系。

所有這一切，奠定了澳門在中西交流史上的地位，激發澳門在「振興中華」「世界大同」征程上繼續前行，迎接下一個更加扣人心弦、入人心扉的遇見。

## 遇見（七）



文化經緯  
吳志良

## 梁啟超

以言論和文章去影響甚至改造社會現實，梁啟超在近代中國為第一人！

常燕生說，「在一切未上軌道的國家裏，社會需要思想家更甚於學者。一千個王國維的出現，抵不住一個梁啟超的死亡的損失。」

古有「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之語，指被權力中樞所採納的「一言」，多為大臣向皇帝的諫言。康有為公車上書，走的仍是老路子，梁啟超作為其門徒，參與「百日維新」，受通緝流亡日本。但真正屬於梁啟超的時代，卻始於他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從《時務報》到《新民叢報》，甚至可以說，是梁啟超和這些新媒體——這個公共言論空間之創生，促使時代發生了轉移——君權政治向民眾政治過渡的時代。英欽之創辦《大公報》，受到梁啟超影響很大。

與康有為的先謀於君權再打孔子旗號不同，寒門出身的梁啟超推崇墨子，曾著《墨子學案》，是近代弘揚墨子精神的第一人。在他看來，「孔子並沒有從新改革的覺悟，不過欲救末流時弊，恢復原有的好處。墨子不像孔子那種中庸性格，他覺得舊社會整個要不得，非從根本推翻不可。所以他提倡幾條大主義，條條都是反抗潮流，純帶極端革命的色彩。革新舊社會，改造新社會，就是墨子思想的總根源。」他自號任公，就來自墨子。

梁啟超認為，「墨子特注意經濟組織的改造，要建設一種勞力本位的互助社會。」清帝退位民國建立，獲得了一個千載不遇的時機。「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實行家，不惟在中國無人能比，求諸全世界也是少見。」魯迅的小說《理水》《非攻》塑造的大禹、墨子形象，當是受了梁啟超

的影響。魯迅稱為「中國之脊梁」的那種勇於擔當，吃苦耐勞，埋頭苦幹的精神，在墨子學說裏有非常充分的體現。除了墨子外，梁啟超還推崇莊子的思想和文章，他的另一個字號「飲冰室主人」，便出自《莊子·人間世》之「朝受命而夕飲冰」。梁啟超自號「中國之新民」，在他看來，我們所缺乏的是公德，是國家思想，是進取冒險，是權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進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義務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胡適語）。

為了自新國民，他提倡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目的都是為了使人獲得新生。在他短暫的只有五十六年的一生裏，留下了近兩千萬文字傳世。

今日重讀《新民說》，仍然覺得非常中肯。對於中國救危亡求進步的途徑，一百年前他就看得清楚：「必取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齶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蠅如蠅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藉，然後能滌蕩腸胃以上於進步之途也！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清而辭碎之，使數百萬如蠹魚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毋得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為民賊之後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

政體也好，學說也好，被粉碎之後，依然能夠復原，改頭換面，重新回來，以魯迅的話說，「老調子將中國唱完，完了好幾次，而它卻仍然可以唱下去」。

表面上梁啟超是改良派而不是革命黨，但是梁啟超文章無遠弗屆，胡適亦曾說自己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

梁啟超的淺近文言，開創了近代報章體文字的風格和寫法，整個二十世紀的前五十年，媒體報刊都在梁啟超文體影響之下——長於說理，流暢圓熟，曲折詳盡，事實上是介於文言和白話之間的一種獨創的文體！

（十五）



白話文人物志  
李春陽

一切未上軌道的國家裏，社會需要思想家更甚於學者。一千個王國維的出現，抵不住一個梁啟超的死亡的損失。」

古有「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之語，指被權力中樞所採納的「一言」，多為大臣向皇帝的諫言。康有為公車上書，走的仍是老路子，梁啟超作為其門徒，參與「百日維新」，受通緝流亡日本。但真正屬於梁啟超的時代，卻始於他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從《時務報》到《新民叢報》，甚至可以說，是梁啟超和這些新媒體——這個公共言論空間之創生，促使時代發生了轉移——君權政治向民眾政治過渡的時代。英欽之創辦《大公報》，受到梁啟超影響很大。

與康有為的先謀於君權再打孔子旗號不同，寒門出身的梁啟超推崇墨子，曾著《墨子學案》，是近代弘揚墨子精神的第一人。在他看來，「孔子並沒有從新改革的覺悟，不過欲救末流時弊，恢復原有的好處。墨子不像孔子那種中庸性格，他覺得舊社會整個要不得，非從根本推翻不可。所以他提倡幾條大主義，條條都是反抗潮流，純帶極端革命的色彩。革新舊社會，改造新社會，就是墨子思想的總根源。」他自號任公，就來自墨子。

梁啟超認為，「墨子特注意經濟組織的改造，要建設一種勞力本位的互助社會。」清帝退位民國建立，獲得了一個千載不遇的時機。「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實行家，不惟在中國無人能比，求諸全世界也是少見。」魯迅的小說《理水》《非攻》塑造的大禹、墨子形象，當是受了梁啟超



英倫漫話  
江恒

喻戶曉的模樣。

早在中世紀，歐洲便流傳許多吸血鬼的傳說，但對它的描述說法不一，外形多屬半人半魔，性格上恐怖兇殘，常利用尖木樁刺穿人體。到了一八九七年，當時身為演員經紀人的布萊姆·斯托克，受愛爾蘭作家雪利登·拉·芬努的小說《女吸血鬼卡米拉》啟發，出版了一部以維多利亞時代為背景，以古代東歐嗜血的王子德古拉斯緹為主角的恐怖小說《德古拉》，書中主人公名字簡化為前三個音節，其行兇手段也從穿刺改為咬人。自此，吸血鬼形成了較固定的恐怖畫像：鮮血、墳墓、夜晚、寒冷、蝙蝠、尖牙以及黑色斗篷。

斯托克筆下的《德古拉》有着濃郁的哥德式小說風格，可謂集驚悚、懸疑和血腥於一身，並受到喜愛獵奇作品的讀者瘋狂推崇。隨着該小說的一炮而紅，德古拉的知名度也大幅躍升，成為第一個以人形而非獸面出現的現代吸血鬼。儘管這位古代伯爵的血管內流淌着貴族的血液，但他不論從外形還是行為處事，仍籠罩於恐怖陰影下，在各種意義上都血腥至極。直到二十多年後，德古拉才迎來重要的轉折。

一九二四年五月，由愛爾蘭演員兼劇作家漢密爾頓·迪恩編劇的《德古拉》第一部授權戲劇在德比大劇院首演。當幕布升起時，德古拉已化為優雅的人物，穿着長長的歌劇斗篷在舞台上飛來飛去。用斯托克的曾孫、《德古拉：不死族》續集聯合作者達克雷·斯托克的話說，德比（Derby）是德古拉外形紳士化的起源點。由於《德古拉》是一部書信體小說，要將其推上舞台表演，就必須對全部章節大幅濃縮和改編，加之要照顧到現場觀眾，若是德古拉依舊像小說中那樣面目猙獰，會嚇壞很多人，因此將他打造成一個穿着得體、溫文爾雅，是倫敦上流社會一分子的新形象。

據當時扮演德古拉的演員布萊克在

## 迷人怪物



▲電影《暮光之城》劇照。

回憶錄中稱，他在舞台上穿着晚禮服，披着高領斗篷，看起來頗有紳士風度。而斗篷實際上是舞台道具，用電線連接並懸掛起來，這樣德古拉就可以通過活板門溜走，當另一個角色去抓他時，會發現他已經從懸掛的斗篷後面消失了。誰能想到，這個作為舞台道具的裝扮卻流傳下來，每當萬聖節時，總會看到大人和小孩穿上同款的高領斗篷嬉戲。由於演出獲得成功，該劇不僅巡迴演出，還被改編為百老匯舞台劇，環球影業甚至購買了電影版權，這促成了一九三一年由盧戈西主演的著名《德古拉》電影，極大影響了後人對德古拉和吸血鬼的描繪方式。

在英國德比舞台劇的基礎上，德古拉的外形和行事手段不斷演化。例如一九五八年，編劇第一次把德古拉紳士描寫成可長出尖牙吸血。到了二〇二〇年，BBC系列劇集《德古拉》的第三集，出現了二十一世紀德古拉在倫敦使用手機上的約會軟件來尋找受害者等等。正如文學評論家所說，現代德古拉顛覆了以往對吸血鬼醜陋又沒有思想的描寫，反而描繪成現今流行文化中人所熟悉的文質彬彬、魅力十足，又能控制他人思想的紳士。德古拉不但更像人類，並且角色的可信度也變得更高，因為他就像路人甲，無人知道他到底是誰，也不知道他採取什麼偽裝。我們甚至為德古拉制定了一套道德指南，讓他保持有趣的同時也接受更多挑戰。

可以說，憑藉晚禮服、高領斗篷和鋒利的尖牙，德古拉完成了現代吸血鬼

的轉型，隨着它無數次在電影、戲劇、電子遊戲和衍生書籍中出現，這個新形象已深入人心。據粗略估計，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地以吸血鬼為題材的電影、小說和戲劇等有二三百部之多。作家羅傑·伊伯特在《偉大的電影》一書中寫道，從一九二二年著名無聲黑白電影《吸血殭屍》，到一九九二年收穫理想票房的影片《驚情四百年》，吸血鬼神話頻繁地被搬上銀幕，以至於其內容已變得像歌德的歌詞或莎士比亞的劇本一樣：熟知的是故事和節奏，變化的是風格和製作。不僅如此，從《吸血鬼獵人巴菲》中具有人類靈魂的複雜天使，到《暮光之城》系列中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的愛德華，德古拉題材就像一棵參天大樹，延伸出了永生、穿越、奇幻和超能力等年輕一代喜聞樂見的流行元素。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德古拉首次搬上舞台一百周年，由英國德比大學率領的一批文學界人士，將舉辦為期十四個月的「德古拉重返德比」活動，有參觀、演講和表演等內容，直至明年五月結束，以便讓更多人認識這個獨特的文學角色。

正如作家阿爾維托·曼古埃爾在《迷人怪物》一書中所說，鮮血使徒，暗夜勳爵，儘管命中注定與墳墓為伍，德古拉伯爵卻不會消逝。無論是作家筆下的全新冒險故事，還是為他增添各種特徵，他終會一次又一次地歸來。我們必須承認，在這個多元化的時代，德古拉伯爵已然成為我們必不可少怪物朋友。

## 淺談博物館文創店經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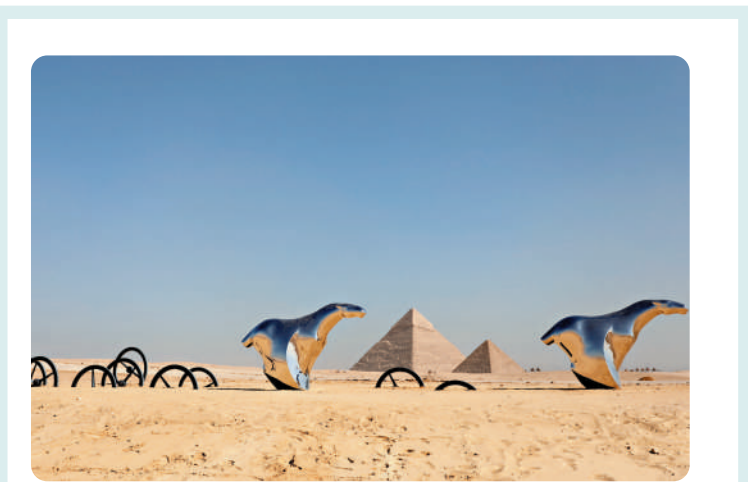
需求。

十年前匆匆路過MoMA，後來再無機會親臨，只有幾次在香港一間商場的MoMA文創店選購過一些複製畫和文具。今次再訪，不得不佩服其文創禮品店經營之出眾，將商業與藝術融合得恰到好處。我們到訪那日是十月第一個星期五，博物館較平日延遲閉館三小時。下午三點多，眾多遊客已在館外排起長龍，畢加索、莫內、梵高等名家名作前手機相機咔嚓作響，文創店內亦是人頭攢動。

MoMA文創店除在紐約，還在東京和上海等大型城市開設分店。店內展售產品，不單有自身出品（例如備受歡迎的、以館內珍藏名畫為設計靈感的明信片、冰箱貼、環保布袋和不鏽鋼水壺等），還有採購自全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優質設計與家居生活品

牌，最近正火的毛絨玩具Jellycat亦在店內設有專架。選品豐富，高中低價位皆有，而不論價位及產地，店內產品類似之處在於品質精良。換句話說，件件產品皆與這間世界知名博物館的氣質相襯。再加上出色的線上線下營銷策略，該店自然廣為人知，品牌影響力不斷提升。

紐約公共圖書館文創店內，同樣人頭湧湧。店內分區及動線設計清晰，且不同區域各有陳設方式，讓產品與所在區域更好融為一體。所謂「沉浸式」體驗，很難不引起人們的消費慾望。而店內大部分產品皆是NYPL自有品牌或與其他當紅品牌、知名設計師及藝術家聯乘，類似魔方、咖啡杯、拼圖或是布袋之類的選品，物美價廉，是店內暢銷的品種。其款式之多、做工之精、創意之新，亦為香港的藝文空間借鑒。



## 「現在即永恆」

「現在即永恆」國際藝術展正在埃及吉薩金字塔景區舉行，露天展出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藝術家的十餘件藝術作品。

新華社



市井萬象